

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电影精品

□冯维千

电影《远去的牧歌》故事编写得很巧，它用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的冬、春、夏、秋四次大规模的牧民转场，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和牧民生活的变迁。

影片精心设计了在风雪交加的转场途中，胡玛尔的儿媳产下女儿博兰古丽，这个小生命不仅给胡玛尔家庭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也别有匠心地贯穿始终。

影片人物设计和故事结构突出一个“巧”字，短短的90分钟电影里，40年，4次转场，两个家族，三代人，勾勒出一幅哈萨克族牧民40年发展变迁宏伟的时代画卷。

影片中的动物有很多，牛、羊、马、骆驼都与牧民同迁徙、共命运，而最有灵性的是胡玛尔的那只鹰。

为了精心打造这部哈萨克族史诗般的电影，天山电影制片厂组织精兵强将，精心拍摄、精心制作、精心修改，使这部民族电影看起来特别讲究。

风暴雪肆虐的游牧迁徙途中，突遇孕妇临产，跪伏成圈的骆驼，顶起帐篷，在漫天飞雪中为孕妇和新生儿撑起一个庇护所。

在这样一个散文化、诗意化和以细节和韵味见长的作品中，也始终贯穿着一个叙事的主线和情感的主核，那就是胡玛尔一家和哈迪夏一家的恩怨纠葛。

误会，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其二，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聚焦人物，细节致胜，铸就诗化品格。

《远去的牧歌》抒写了改革开放40年来新疆哈萨克族草原牧民执行“退牧还草”政策从游牧生活走向现代文明的精神变迁史。

释前嫌，和好如初。“夏(2000年代中期)”，胡玛尔已年近古稀，风采依旧，再度率牧民转场到鲜花盛开的草原上。

这便是《远去的牧歌》展示的如诗如画的银幕世界。该片以散文化结构和诗化品格取胜，其独特的美学品位值得称道。

天山电影制片厂电影《远去的牧歌》笔谈

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



天山电影制片厂电影《远去的牧歌》笔谈

立足美丽新疆 讲述新疆故事

□王海洲

影片虽然用寒冽的冬季展示了游牧生活的风险与不易，但对游牧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也给予了足够的篇幅去充分展示。

其次，影片书写人与环境的关系，牧民们追逐草场，爱护草场，视草场为生命生活的重要资源。

第三，影片以40年的跨度，冬春夏秋的季节轮回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史，具有史诗格局。

哈萨克民族心灵嬗变的优美诗篇

□仲呈祥

有幸先睹天山电影制片厂历经两年精心创作的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的新片《远去的牧歌》。

影片以独特的视角、娴熟的纪实手法、真实感人的细节展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新疆草原哈萨克民族胡玛尔一家，从游牧生活变革发展进入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大潮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历程。

民族心灵史的诗性书写

□康伟

以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为载体的艺术创作，往往出现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唱主角，艺术本体、审美文化被忽视。

从地域来说，《远去的牧歌》触目皆是新疆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的壮美风景。

《远去的牧歌》共分四季、四个章节，四个部分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没有连贯到底的叙事。

《远去的牧歌》诗性书写的第二个体现，是在对隐喻手法的运用上。

《远去的牧歌》诗性书写的第三个方面，是对电影技术美学的重视。

天山电影制片厂电影《远去的牧歌》笔谈